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上海闲话

本帮徽点“蝴蝶面”

◆ 储有明

茄山河

唐代大诗人杜甫,有句斜气有个名诗:“香稻啄余鹦鹉粒”,字面浪要倒过来理解,就是“鹦鹉啄余香稻粒”。选个是诗歌里向个修辞手法。无独有偶,上海闲话里也有句倒序俗语:“吃饱事体没饭做”,实际要讲个是“吃饱饭没事体做”,专门用来讽刺那些颠三倒四、瞎嚼舌根个闲人。

春天是吃黄鳝个好辰光,一条条又粗又壮,正是吃伊个最佳时节。廿几年前,有一帮“吃饱饭没事体做”个闲人,诬告市场浪个黄鳝是因为吃仔避孕药才能长得介大,害得饭店里向清炒鳝糊、响油鳝丝个生意一记头淡了交关。最近交关淡水养殖专家出来辟谣,黄鳝许多年吃个冤枉官司总算得到了平反。

一百多年前,上海老城厢乔

家栅,有一家安徽人开个店,叫“乔家栅食府”,做个是徽帮风味、本帮特色个点心。伊拉屋里个汤团,个头大、馅料足;面点么,既有本帮个味道,又有徽帮个风味。吃客点单,后厨就当场热炒浇头,像虾腰面、猪肝面啥个,个是浓油赤酱、宽汤重青,口味老浓郁个。就拿黄鳝来讲,厨师能做出近十种花样,鳝丝面、鳝糊面、爆鳝面、虾爆鳝有;其中有一种“蝴蝶面”,只有春天黄鳝最粗壮个辰光才有得吃。因为做蝴蝶面,黄鳝要切成蝴蝶样子个厚片,必须拣个头粗、肉又厚个,否则根本做勿出形状。

面点厨师老会得精打细算个,黄鳝肚皮浪个肉,划成丝、切成段,用来炒鳝糊;做蝴蝶面,只取鳝背最厚个那块肉。先拿鳝背内侧轻轻划一刀,勿好划断,再切成三分厚个薄片,中间连牢,两边摊开,看上去就像蝴蝶一样。汰清爽,去脱腥味,浸辣料酒搭酱汁

里,鲜味就慢慢渗到肉里向去了。十分钟后拿出来,拍上干菱粉定型,再起大油锅,用温油急炸,炸成一片片蝴蝶形状。另外拿小锅,热锅旺油,放青红甜椒切片爆炒,勿挂糊、少勾芡,起锅要么过桥装盆,要么浇辣光面浪。选个鳝片,吃起来鲜香有韧劲,色香味俱全,还像一只只蝴蝶飞辣面碗浪,斜气好看。

蝴蝶面虽然是徽帮口味,却带仔本帮个特色。是当年徽帮厨师为了适应上海市场,辣一百年前个上海滩,动足脑筋、挖空心思创新出来个新品种。

蝴蝶面价细勿贵,普通小职员、跑街先生吃得起,一到春天,店里天天客满;不过现在已经绝迹交多年了。今朝正好是黄鳝最壮个辰光,希望那些“吃饱饭想多做点事体”个厨师,动动脑筋、翻翻老方子,让失传多年个蝴蝶面重上餐桌,相信老多人愿意来尝尝鲜个。

老里八早

俗话说无巧不成书,评弹里向则是“无噱不成书”。欢喜评弹个朋友侪晓得,听书最讲究品赏演员个“说噱弹唱”,其中出噱,才是一档书个出彩之处,能从日常生活里提炼出那些让人笑煞个素材才是真俊杰。

勿久前头,我乘车经过衡山路,忽然想起廿年前辣此地参加过一对新人个婚礼。干禧年初,我搭建筑学会经常来往,搭勿少建筑师成了朋友,其中有一对李氏父女,伊拉爷娘正为待字闺中个大龄千金急煞。建筑学会里一帮老朋友侪帮伊留心寻对象,一年后传来好消息,红绳牵牢了事业有成个唐律师,“唐李配”婚礼定辣当年国庆节隆重举行。

贺喜宾朋济济一堂,仪式结束后,婚事见证老杨搭我夫妻一道去附近宾馆吃婚宴,偷偷拨我讲:“等一歇拨依一个惊喜!”刚巧碰着媒体同仁吴纪椿、陈友泉,伊拉听到后半句,忙问:“是啥惊喜?”

每到秋冬,天气转冷,我就容易伤风感冒咳嗽,癍辰光就会想起从小吃惯个润喉梨膏糖。冬去春来,有辰光去九江路人民大舞台看戏,总会辣对面“天晓得”老店买一条梨膏糖当零食。嘴巴浪讲“有病治病,无病防病”,其实就是馋了。后来九江路搭人民大舞台侪经历了改造。甯家“天晓得”老店也寻勿着了。

看官们要问了,依前头讲婚礼,现在又扯梨膏糖,两头有啥搭界?且听我慢慢分解:

为了勿落俗套、办出特色,老杨灵光一闪,喜糖勿买巧克力,偏偏选梨膏糖。“梨膏糖”三个字,头尾对应“李、唐”新人,中间个“膏”,

可作“交”“胶”讲,暗合新婚如胶似漆个寓意。老杨一拍板,就叫准新人打车直奔南市豫园,冲进人挤人个梨膏糖店,拿柜台现货统统打包。营业员猜勿透心思,惊呼碰着稀客:“买介许多梨膏糖,派啥用场啊?”

果然,婚宴快结束个辰光,伴娘笑盈盈挨桌派发梨膏糖。来宾一开始侪迷茫,互相问:“选个啥意思啊?”慢慢叫,大家猜破机关:“哦哟!李(新娘)交(膏)唐(新郎),就是谐音呀!”一时间,全场笑开了花,热闹得勿得了。用梨膏糖为婚礼增色,市面浪真个少见。

上海最早卖梨膏糖个,是城隍庙里个“朱品斋”,创建于清咸丰五年。据传朱家有祖传秘方,用料地道、配制精心,一直生意兴隆,梨膏糖搭药梨膏老受大众欢迎。起初由朱老太坐镇,伊听咳嗽声就能判断病情,对症配售特制梨膏糖。后来伊儿子朱慈兴接手,注册“朱老太”商标,还研究专制高级梨膏糖,加入参、鹿茸等贵重补品,一推出就广受好评。另外还有老城隍庙晴雪坊个“永生堂”,创办于清光绪八年。

喜糖有创意,合家欢乐也延绵。2015年,我重逢李家伯伯、伯母,看到李唐伉俪个小千金已经九岁,长得活泼可爱。我就搭杨兄开玩笑,假使要选梨膏糖个推广人,依完全有资格。评弹迷陈友泉插话:“老杨老出噱个!现在评弹团新书目勿大噱,伊拉一定要请依做策划,讲出来个书才有噱、才好听!”选个提议,引得满桌欢呼、齐声称好……

婚庆喜糖出奇制胜

◆ 王树滨

沪语童谣

花海大上海

◆ 杨建明

上海到处侪是花,万紫千红满眼花,兜兜白相看花花发,人辣花海笑开花。

高架大桥立体花,马路街面漂亮花,公园园艺造型花,河浜岸边蝶恋花。

店门口前盆盆花,弄堂小区丛丛花,阳台花架簇簇花,屋里花瓶朵朵花。

男女老少侪赏花,相机手机抢拍花,张张面孔映红花,生活赛过幸福花!

沪上立夏 难忘摊粿

◆ 范国忠

上海味道

摊粿是啥吃食?就算现在顶懂吃个钻石级吃货,恐怕也早已勿晓得了。其实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摊粿根本勿是啥小众点心,倒是家家户户全吃过个大众吃食。

癍辰光一到立夏,上海郊区个百姓人家,就从田头采来嫩生生个草头,掺进大米粉、糯米粉揉成饼坯,再摆辣铁锅里用油煎,就叫“摊粿”。伊外皮酥脆、内里绵软,色泽金黄里透着玉白,全靠草头搭米粉调和出来个品相,本是上海乡下农家立夏常做个家常点心。要是用纯糯米粉做摊粿,吃口更加软糯香润,只可惜癍年头糯米粉稀罕,平常辰光根本买勿着,糯米做个摊粿,寻常人基本浪吃勿到。

做摊粿最要紧个门道,就是草头先要“揉过”。拿新鲜草头摆进木盆里,用手轻轻兜底揉揉,力道要拿捏得刚刚好,太重勿行,太轻

也勿灵。揉透个草头拌进米粉里,原本个青涩气就一点也勿没了。

要是考究起摊粿个来历渊源,那历史可就长勒。清代上海文人张春华写过本《沪城岁时衢歌》,用竹枝词细细记下上海一年四季个民俗风情,书里专门写道:“立夏日,剪野菜,有所谓‘草子头’者。磨米作粿,入草子头煎之,味甚脆香,名‘摊粿’。”老早讲个草子头,就是现在个草头;粿,就是稻米碾磨出来个细米粉;而“摊”是地道上海闲话,意思是拿糊状食材摊成薄片,再下锅煎烤。现在阿拉统统叫煎煎,老底子上海人叫“摊饼”。

现如今过立夏,帮小囡称体重、胸口挂蛋个老习俗早已勿兴了,就连做摊粿个人家也几乎绝迹。也难怪,现在晓得摊粿样样老上海立夏味道个人,已经少之又少了。

灶披间

青青白白 荠菜拌地梨

◆ 沈一珠

仲春辰光,顶有特点个青头菜应该就是荠菜了,虽然,已经过脱初春时顶顶水嫩个阶段,但即将开花结籽走向成熟个选一段,伊个香味却是顶浓个;新鲜带泥个荠菜,带根连叶汰清爽,焯过水后斩碎包荠菜馄饨,荠菜搭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个缠绵香气,帮叫一个煞根。

配当令带泥个地梨一道凉拌,则是春天里特有刚柔相济,绵中带爽。荠菜去根留叶,汰清爽,开水里焯一焯,冷水激一激,撩起来掙一掙(挤一挤)干,斩成小段备用;地梨去皮,开水烫一两分钟,取出也摆冷水里激一激,斩成小丁,一道装盆;淋适量盐、糖和一点点葱油,拌匀就好——之所以不用麻油,总觉得麻油个香味道有点强横,两种味道碰辣一道,就像秀才碰着兵。

要讲短,荠菜个香味每年也只有帮能一歇歇辰光,伊是阿拉上海人记忆里个“春天信号”,更是春天里个顶级鲜头。早春二月,春雨带香,田横头上,青草地上,野荠菜随意生长;伊个香气带



一股野豁豁个草木清香,像刚刚割过个青草,有吹不散个泥土气息,不驯服,不做作,吃到嘴巴里刮辣松脆;仲春三月,香味渐浓之时,荠菜进入成熟期——春天已经来了,夏天还会远吗?转眼入夏,荠菜香气也就偃旗息鼓,且等来年。

要讲长,荠菜个香味又是绵密入心个,焯过水个荠菜,褪去生

腥气,又会激发出干香菇个醇厚香气,细啞啞,也会寻着类似炒熟个松子个油脂味,越嚼越香,悠长如一部好电影、一首好听的歌。至于各种人工种植个冷冻保鲜个荠菜,除脱颜色还能保持碧绿生青之外,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,顶多也就是拥有一点点形而上个香气。

癍天早上,醒来第一桩事体还是打开手机看稀奇:一档达人秀,一群男女老少胖胖瘦瘦参差不齐个农民组成了一支合唱团,拍拍满撑满一只舞台,一个美貌女评委当场就闻着了一股泥土气,因为伊屏勿牢:咦,哪能看上去像一群农民?啥人晓得一开嗓,一个男声、一个女声,阳光明媚媚得像是刚刚割过个青草,而群体和声则像是广袤个大地,“……今天看起来会是美好一天,所以,拉开那窗帘吧,一年有这样一天,就足以慰藉我。”结果,辣观众更大个和声中,评委们拍一记金色按钮送进股泥土气直接进半决赛。可见,泥土气也是蛮讨人欢喜个。

沪语趣谈

“漫画”出口转内销

◆ 叶世荪

作为一种绘画类型,“漫画”一词可算是上海话吗?一般认为,它是最先从上海登陆的日语外来语。“漫画”特指某一种画风、画种始于1814年在日本出版的《北斋漫画》画册。葛饰北斋是十九世纪日本江户时代著名“浮世绘”风俗画的代表人物,他在这本画册里用随意勾勒、象形写意、变形夸张的手法,表现当时日本的城乡风俗和人生百态;从此,这类绘画就被命名为“漫画”。此后,《北斋漫画》流入中国。1904年,由蔡元培任总编辑的《警钟时报》在上海创刊,该报设有“时事漫画”栏目,以漫画形式针砭时弊。“漫画”一词随之传播开来。

现在回过头来,当初葛饰北斋

为什么会用“漫画”一词作为其画册的名称呢?这是因为他受了另一个日本人的启发。此人名叫铃木焕乡,是中国唐宋文化的铁粉,他在著述《捞海一得自叙》中,几乎完整抄录了南宋洪迈《瀛莫间二禽》所描述的一种水禽:“瀛莫有鸟名漫画,终日奔走在水上,捞捕小鱼而食之,犹不能饱。”原来,这个被古代中国人称为“漫画”的是一只水鸟!这只漫画鸟多见于我国历代文献中。北宋晁说之《景迂生集》:“黄河多淘河之属,有白漫画者,常以嘴画水求鱼”;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:“鹈之属有名漫画者,以嘴画水求鱼,无一夕之停”;明代谢肇淛《五杂俎》:“瀛水上有二鸟……奔走不休者名漫(漫)画。”铃木焕乡因为喜爱这只鸟的名称和性格,即将录有此文随笔文集取名为《漫画随笔》。后来,同样有感于此鸟不停

划水、辛苦觅食的景象,挥毫不息却依旧清贫的葛饰北斋,也以“漫画”为其画作的名称。

据考证,中国古人口中的“漫画鸟”即是鸕鹚,而“漫画”的名称也确实和它终日用嘴在水里划划相符;是依据其动作行为取名,类似于噪鹛、戴胜、啄木鸟、缝叶莺等。“漫”这个汉字本就有随意、任性、不受约束的含义,古人笔下“漫话、漫记、漫载、漫识”等比比皆是,偶尔也有谈到“漫画”,譬如清代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金农曾为画作题记:“此时只能漫画寥寥折枝,以解相思之愁”。不难推测,表示漫不经心、随手勾画的“漫画”一词在中国早有应用,只不过我们今天看到的记录有限而已。由水禽名再变成画种名,则确实是在日本完成后再输入中国的。现在熟知的“漫画”一词可算是“出口转内销”。